

ĐIỂM LẠI NHỮNG NGHIÊN CỨU VỀ NHÓM TỪ TÂM LÝ TÌNH CẢM TRONG TIẾNG HÁN VÀ TIẾNG VIỆT

Phạm Thúy Hồng*

Từ cuối thế kỷ XIX, nhóm từ tâm lý tình cảm đã thu hút nhiều học giả Việt Nam và Trung Quốc quan tâm nghiên cứu, coi đó là một phần quan trọng trong nghiên cứu từ vựng, ngữ pháp và ngữ nghĩa. Những nghiên cứu về nhóm từ này chủ yếu xuất phát từ hai góc độ: ngữ nghĩa và khả năng kết hợp từ. Bài viết này điểm lại những nghiên cứu nổi bật về nhóm từ tâm lý tình cảm trong tiếng Hán và tiếng Việt.

Từ khóa: từ tâm lý tình cảm.

Sinc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any Vietnamese and Chinese scholars' has been interested in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group of psycho-emotional words and considered it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tudy of vocabulary, grammar and meaning. Such research takes on two dimensions: meaning and ability to combine words. This article reviews typical studies on the group of psycho-emotional words i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Key words: psycho-emotional words.

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研究回顾

十九世纪末期，表示情感心理词，主要是心理动词开始引起汉、越语言学家的关注。各专家学者开始论述该类词的概念与界定标准。进入二十世纪，情感心理词研究已经成了的热潮。总体上看，大部分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以语义为主及以搭配能力为主的。本文就概括一下前人对情感心理词的重要研究。

1. 心理词语的概念与界定

十九世纪末，心理词，主要是心理动词研究得到重视。马建忠、吕叔湘等都在自己的论著中初步涉及到心理动词。当时，各学者主要指出表示情感心理活动意义的词是属于动词的一个小类，至于什么是心理动词学者们尚未谈到。

马建忠主张“凡心之感与意之之，皆动字也。”（意思是凡是表示内心的情感意义的都是动词）（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页4）。黎锦熙也持同一的观点，认为“表情义作用的”是心理动词。吕叔湘列出心理活动动词有：想、忆、爱、恨、怨、悔、感激、害怕等。（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82，页16。）

这些最早的论述具有开创之功的。续吕叔湘之后，许多语法专著和语法教材在论及动词问题时往往也会提到“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是属于动词的一个小类，然而对于什么叫“心理活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对于哪些是“心理活动”动词，也没有统一的认识，各家所列的心理动词存在很大的差异。

* ThS., Khoa Ngôn ngữ và văn hóa Trung Quốc,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oại ngữ, ĐHQG Hà Nội

黄伯荣（1977）将动词分为 6 类，其中一类为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如“爱、怕、恨、想念、打算、希望、害怕、担心、讨厌”等等。刘月华（1983）将动词分为动作动词、状态动词、关系动词与能愿动词。其中状态动词主要表示人或动物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状态。如表示心理的有“爱、恨、喜欢、讨厌、想念、希望”等；表示生理的有“瞎、饿、醉、病”等。但我们认为表示生理的这一类不是心理词，应该将它们归属于感觉类生理动词。

二十世纪末，一些语言学家已经深入研究心理动词，提出心理动词的概念。代表人物为李林定、胡裕树、袁明君等等。

这一阶段，大部分研究者已经给心理动词下了定义。“心理动词是指表示喜爱、怨恨、感觉、认知、遗忘等和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动词。”（林临定 1990，页 112）。袁明君则指出：所谓心理动词，就是表示人的内心行为或状态的动词，思维动词并不是真正表示“内心”的活动，仅仅是表示在大脑中进行的思维活动，不应该认定是心理词语。（袁明君（2000）《程度副词和动词的类》，页 134）。

陈昌来主张心理活动范围最小的仅包括情感类心理动词，如：“爱、喜欢、恨、同情、想、想念、思念”等；也有学者则认为除了表情的，心理动词也应该包括表知的，即“知道、认为、觉得、记得、了解”等属于人类认知活动的动词。

可见，各个定义虽然还存在分歧。但心理词包括表情和表知两大类，这一观点为很多研究者所接受。我们认为胡裕树、范晓的定义是第一次从内涵和外

延上给心理动词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表示情感、意向、认识、感觉、思维等方面的心理活动或心理状态的动词都是心理动词。”（胡裕树、范晓（1995）《动词研究》，页 234）。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一些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始深入探究心理词。他们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提出心理动词、心理形容词的概念并将心理词进行分类。代表人物为文雅丽、张京鱼等等。

文雅丽（2007）从“认识过程”、“情绪过程”及“意志过程”，结合动词的语义特征、语法功能等特点将心理词分为“心理活动动词”、“心理状态动词”、“心理使役动词”三类。心理活动动词如“考虑、认识……”；心理状态动词如“高兴、悲哀、愤怒……”；心理使役动词如“吓、出神……”。这可以说是目前在现代汉语心理词研究中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讨论。

另一种分类观点则按照中国和越南人的“七情说”。七情说主张人的情感可分七种，叫“七情”。《礼记·礼运》中记载道：“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就是说，这七种情态是与生俱来的，不学就会。其中“喜”是“喜悦”、“怒”是“愤怒”、“哀”是“忧愁、悲哀”、“惧”是“恐惧、害怕”、“爱”是“喜爱”、“恶”是“厌恶”、“欲”是“欲愿”。

在越南专门研究心理词的篇章不多，但大部分语法书都涉及到该类特殊词。典型的有 *Hoàng Tuệ*, *Nguyễn Tài Cẩn*, *Nguyễn Kim Thản*, *Đinh Văn Đức*, *Nguyễn Ngọc Trâm* 等等。越语界将表示情感心理动词列入动词一种特殊小类。这些词跟形容词一样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如“rất [vui] , [ghét] quá”。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越语语法, 1983) 将动词分为很多小类, 其中有“表示感想的动词”一类 (*biết, tin, yêu, nhó, nghĩ ngò*)。

Đinh Văn Đức(1986)则把情感心理词看作形容词 (*vui, buồn, yêu, thương, khinh, trọng*)。这些形容词都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的, 反应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然而作者也承认这些描写状态的形容词具有“动”色彩 (*vui, buồn, thương, yêu, mong, nhó*), 因此从其他角度看, 可以把它们看成表示感受的动词。

Nguyễn Ngọc Trâm 指出情感心理词表示人的心理活动, 记载人的内心状态的波动。她举例说明越语情感心理动词有 “*yêu, ghét, tin, buồn...*” (“Nhóm từ tâm lí – tình cảm tiếng Việt và một số vấn đề từ vựng – ngữ nghĩa”, 页 29)。她将认知动词排在情感心理动词外。

总之, 各专家学者对心理词语所提出的概念还存在不少差别。陈昌来指出, 学术界对心理词语的认识不一致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心理”活动所包括的范围看法很不一致。我们认为心理词应该包括表情和表知两大类。虽然还存在分歧, 但这些有益的探索把心理词的研究向前推了一大步, 也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参照。

2.从语义角度的情感心理词研究:

二十世纪末, 心理词语进入深入研究阶段。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很多硕士、博士生采取语义场理论以及义素分析法理论将各情感心理词列入不同的语义场, 如: 喜悦义场、厌恶义场、愤怒义场等, 指出每个心理词的语义特征并深入探究同一个语义场的各成员之间的语义关系, 从此设立各种语义网络。典型的论述有朱芳毅的《〈说文解字〉心

理动词语义网络研究》、丰竟的《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的语义分析》、赵家新的《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语义网络研究》等等。

各研究大部分都认同心理动词、心理形容词有三项基本的语义特征, 即:

- A: [+述人或拟人]
- B: [+大脑的状态]
- C: [+表心理活动或心理状态]

朱芳毅、丰竟和赵家新根据词典释义和认知判断提取了一部分心理词群的聚合义征, 为每个心理词制定了语义征集, 然后综合义征, 构建聚合语义网络, 区分核心与边缘成员, 总结心理动词的语义分布特征。

赵家新接着指出心理词聚合语义网络中各个成员之间的语义关系包括: 加义关系; 修饰关系; 递进关系; 语彩关系及等义关系。如:

- 难过: [+心情] [-积极] [-忍受] [-舒服]
- 痛苦: [+心情] [-积极] [+难过] [+极端]

说明【难过】和【痛苦】是递进关系。

从心理状态的好恶情绪的不同方面, 文雅丽等人把情绪类心理状态动词分为“正面情绪类心理状态动词”、“中性情绪类心理状态动词”和“负面情绪类心理状态动词”等三类。正面情绪类心理状态动词是指积极的、正面的、主观希望发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情绪类心理状态动词。根据语义上的相关性, 可分为若干小类: 喜悦类、满意类、放心类等等。中性情绪类心理状态动词指词义不含褒贬色彩的情绪类心理状态动词。

这类词的数量很少，因为在平静的事件中，人的心理反应不会太多，往往在某些正面或负面的情况下，才会引起复杂多变的心理反应，并表现出某种情绪或状态。“吃惊、出神、动情①、纳闷、怕羞、奇怪”等是典型的中性情绪类心理状态动词。负面情绪类心理状态动词指不被人喜欢的、厌恶的、不希望发生的、往往造成心理负担的情绪类心理状态词。正如古语所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此类心理状态动词的数量非常多，根据其语义特征，可以把它们分成几个小类：忧虑类、愤怒类、害怕类、后悔类、悲伤类等等。

研究心理词的语义特点，越南学者也涉及到该词的语义向。Nguyễn Ngọc Trâm（阮玉簪）将表示舒适、满意、积极的心理状态叫做“阳性状态”，如“vui, yêu, tin ...”，反过来表示难受、不满意、消极的叫做“阴性状态”，如“buồn, giận, chán...”。也有特殊情况，如“thờ o, dưng dung...”没有感情波动，是平衡状态，叫做“zero 状态”。她指出造成情感心理词的词义包括两个因素：A，心理感情状态；B，对心理感情刺激的评价。这些情感心理词造成各种意义对立小组。按照心理词语的语义结构，她将心理位词分成 19 小类（1. Vui-buồn; 2. Tự hào-xấu hổ; 3.Thỏa mãn; 4. Chán; 5. Giận; 6. Tiếc; 7. Thương; 8. Thích; 9. Hi vọng-tuyệt vọng; 10. Sợ; 11. Tin- ngờ; 12. Trọng-khinh; 13. Yêu-ghét; 14. Ngạc nhiên; 15. Dừng dung; 16. Muốn; 17. Đau; 18. Nhớ-quên; 19. Xúc động.）她认为其中最后三小类不是真正的心理词，而只是表示感觉需求、认识词，这些词用转义机制以表示心理活动。她指出这 19 小类的基本语义特征。但文中的后一部分只针对分

析部分表情感心理谓词，且仅仅着重一些使用频率高的词语，如：“vui- buồn”，“sợ”、“tin-ngờ”等。

Nguyễn Ngọc Trâm（阮玉簪）分析了情感心理词的四种转义机制：从“情感 - 状态”转到“感情- 认识”，如：*Tôi [sợ] chuột lầm/ Tôi [sợ] chuột vào phá vườn;* 从“感觉状态”转到“感情状态”，如：*Thằng bé [chán] học/ Nó [chán] anh ta;* *Mắt [xót] / [Xót] con.;* 从“心理感情状态”转到“能够造成此心理感情”，如：*Họ [chán] anh ta/ Anh ta rát [chán];* 从“心理感情意义”转到“非心理感情意义” (*Tiếng rú nghe [ghê] người./ Bé mà [ghê] lầm, gi cũng biết.*)

语义角度的研究主要采用意义标准。而意义标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研究者所划定的心理动词数量不一，范围交叉，存在很大的主观性。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以语法特点作为主要标准，同时结合语义特征对心理动词进行界定，进而提出了界定心理动词的形式标准。

3. 从搭配能力角度的情感心理词研究：

很多语言学家认为单凭词义来确定心理词是有困难的，也不够准确的。陈光磊（1987）提出划定心理动词不能根据这些动词具有表示心理活动的意义，而主要地应根据这些动词在语法功能上的一些共同特点。这可以说是对心理词分类标准认识上的一大进步。陈光磊等人尝试靠心理词的语法特征来作进一步的筛选。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心理词与程度副词的关系，心理动词与宾语的关系，心理词与时量词的关

系，心理词与时态助词的关系，心理词的功能框架等。

心理词与程度副词的关系是心理词语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最初因素，是心理词语研究中被论述最多的方面。

心理词大多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类动词本身有程度深浅、高低之分，如：很【爱】文学、非常【怕】冷、特别【疼爱】孩子等等。

在中国最早提到心理动词的马建忠也就从心理动词与宾语的关系谈起：“凡动字记内情所发之行者，如“恐、惧、敢、怒、愿、欲”之类，则后有散动以承之者，常也”（马建忠，《马氏文通》1954，页 4）。意思是凡是表达内心情绪的动词，后面常常接别的动词或动词短语作宾语。

后来，陈光磊、丁勉哉、杨华等等在论述心理动词的语法特征都一致认为：心理动词大多能带体词性、谓词性宾语和主谓词组宾语。

张虹倩和刘斐认为，心理动词和心理形容词虽然都能受程度副词修饰，也都能带宾语，但是有差异的。其一是“心理形容词+宾语”可以转换为三类：a) “使/让 +宾语 +心理形容词”； b) “对+宾语+心理形容词”； c) “因为 ... (感到) 心理形容词”； 其二是意向力方向的区别，他认为，心理动词的意向力是“由内到外”。而心理形容词的意向力是“由外到内”。其形式上的区别是否能在前面加“感到”，如“难过”、“烦恼”等是由于外界事物引起主体的人所产生的心理状态，因此可以说“感到烦恼”等。能加“感到”的代表其心理状态时由外界引起的，是被动的，因此是心理形容词。

综合心理动词、心理形容词的各种搭配能力，有的研究者尝试列出心理动词、心理形容词的功能框架，如王红斌（1998）、张京鱼（2001）、丰竟（2003）、赵家新（2010）。

赵家新对心理形容词的界定框架为：“很 + 心理形容词”（形容词后面不能带宾语）。丰竟提出心理动词的鉴别式为：主（人）+在心里+（很）+心理动词+（宾语）。他指出范晓先生提出的“S+很+V+O”框架只能排除大部分非心理动词，但是如“像、有、流行.....”等动词不能被排除在外，而“在心里”类状语的限制，就避免了此框架的不严密性。当然，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中，“在心里”类状语常常省略，只是在语义上可以进入心理动词谓语句。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赵家新和丰竟对心理形容词、心理动词的界定框架是最严谨的。

越语界都一致认同情感心理词大多数都能够跟程度副词（如 “rất, hoi, quá...”）搭配。越语心理词大多能带体词性、谓词性宾语和主谓词组宾语。

在越语语法书里，各语法家 (*Nguyễn Tài Cẩn* 1975, *Nguyễn Kim Thân* 1977, *Hoàng Tuệ* 1962,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1983, *Đinh Văn Đức* 1977) 都将情感心理词列为一组特殊的词语，指出该类词大部分都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如“rất vui, ghét quá” (*Nguyễn Ngọc Trâm*, 页 18)。然而该类词应该属于动词还是形容词，学者们的观点还不一致。*Nguyễn Tài Cẩn*, *Nguyễn Kim Thân* 等将情感心理词看做动词并指出这类动词不能表示动作的结束（因为不能跟“xong”搭配），但能跟程度副词（*hoi, rất, quá.....*）搭配，原因是这类词本身就具有增减程度的能力，如：*yêu, ghét, lo,*

sợ, cău, tin, ngờ..... Đinh Văn Đức 1977 则把情感心理词看做形容词。Hoàng Tuệ 1962 把它们看做一种谓词小类，叫做“状词”(*trạng từ*)，这类谓词站在动词和形容词中间。

少数情感心理被看做形容词，动词兼形容词类，如“vui, buồn”。(Từ điển tiếng Việt 1988).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越语语法, 1983) 指出“表示感想的动词”(如“nghe, tin, yêu, biết, nhớ, nghĩ ngờ...”) 后面必须出现实施宾语或其他辅助成分才能够表达完整意义。这些词的前面也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

有关心理词语时间特征的论述大部分见于动词研究的文章或论著中。丁勉哉 (1995)、陈平 (1988)、李临定 (1990)、胡裕树、范晓 (1995) 等等都谈到这一问题。

他们的研究从情态角度将动词分为静态动词与动态动词两大类，表示心理感觉的动词属于静态动词。静态动词的特点在于它语义上的非活动性质，语法上一般不能带“了、着”等情态标记。因此心理状态的动词一般不能受“了”、“着”的修饰，如不能说“怕了、怕着、厌恶了、厌恶着”。但也有另外，如“挂念着、 悬念着”。部分心理词语如“知道、 相信”虽然可以带“了”(不带“着”)但其含义是进入某种静态，该静态仍在持续着。这不同于动作动词，动作动词带“了”表示某种活动的实现，通常该动词表示的动作不再持续。例如：

我吃饭了。(表示动作的完成)

情感动词带“了”表示进入另一种状态爱。如：

我相信了。(进入“相信”的状态)

关于心理动词与状态助词和时量词的搭配，越语学界跟汉语学界的看法大概一致。

Nguyễn Tài Cẩn (1975) 就根据与“xong”搭配的能力区别可结束的指事动词(如: ăn, đọc, mờ, đóng) 和不可结束的指事动词(biết, hiểu, ghét, dám)。他指出情感心理是一种状态，不是行为、过程，因此不可跟表示动作已经完成的“xong”搭配，但能跟“rồi”搭配，表示进入令一种状态。

情感状态的表现反应人内心的情感波动。这种情感波动持续一段时间，但这种“时量”不能用强度、频率来衡量，而只能用不确定的时段来体现。如：

可以说：

*Ông ta 【giận dữ】 suốt sáng nay./
Tôi 【buồn】 mấy hôm liền.*

但不能说： *Ông ta 【giận dữ】 từ 8 giờ sáng đến 5 giờ chiều. ; *Tôi 【buồn】 hai tiếng liền.

因为情感波动出现于内心世界，我们不可确定什么时候这种波动完全终止。据 Nguyễn Ngọc Trâm，“爱、讨厌、轻视”等状态不能延续在一个确定的时段内，因此不能说：

*Ông ta 【khinh】 chúng tôi suốt sáng nay./ *Họ 【yêu】 nhau mấy hôm liền.

只能说： 【Yêu】 em suốt đời./
【Tin】 nhau mãi mãi.

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爱、恶、重视、轻视”是一种具有持续性的感情，它们常跟表示永久不变的词语搭配。

4. 结论

总之，心理词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是以意义为主的研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末至今，是语义与语法相结合的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的研究偏于集中论述心理动词的概念及界定标准。大部分汉语、越语语法论著都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加以说明，而没有专门的论述。涉及心理词的研究多数是零散的，夹杂在其他的专题研究之中。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第二个阶段），心理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逐渐增加，研究角度也不断扩大。从以语义研究为主过度到语义与语法研究相结合，展示了情感心理词的语义内涵和语法特点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各研究已经指出了情感心理词的语义特征，指出典型的情感心理语义场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并设立出部分情感心理词的语义网络，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透视剖析心理词的下位分类，更全面更科学地分析研究心理词的本质特征。

情感心理词的语法研究主要注重情感心理词语其他词的搭配能力。

研究趋势也出现标准形式化。心理动词、形容词的界定经历了从意义标准到形式标准的演变，这得益于前一辈学者所倡导的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

综上所述，中国、越南学者们对心理词语的研究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始终将其作为语法、语义、语用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注的焦点多投放在

心理词语的语法特征与语义特点。这些有意的探讨把心理词研究向前推了一大步，也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参照。

参考文献

1. Đinh Văn Đức,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tùy loại)*, NXB Đại học và THCN, 1986.
2. Nguyễn Tài Cẩn, *Tùy loại Danh từ trong tiếng Việt hiện đạ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1975.
3. Nguyễn Kim Thành, *Nghiên cứu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NXB Giáo dục, Hà Nội, 1997.
4. Nguyễn Ngọc Trâm, *Nhóm từ tâm lý – tình cảm tiếng Việt và một số vấn đề từ vựng - ngữ nghĩa*, (Luận án Phó tiến sĩ khoa học ngữ văn), Viện ngôn ngữ học, Hà Nội, 2002.
5. UBKHXHVN,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NXB KHXH, Hà Nội, 1983.
6. 丰竟, 《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的语义分析》, 淮北煤炭示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4 卷 第 1 期: 106-110, 2003.
7. 李临定, 《现代汉语动词》,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8.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9. 马建忠, 《马氏文通》, 第 4 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10. 文雅丽, 《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2007.
11. 赵家新, 《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语义网络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Toà soạn nhận bài viết ngày 01/9/2016, duyệt đăng ngày 21/12/2016)